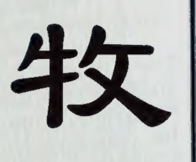


牧津

牧津卷之四目

消弭下

虞槃　　　　廉希憲

孔鏞　　　　吳惠

姜綰　　　　佟諫

胡世寧　　　聶豹

張欽　　　　趙勳

徐甫宰

牧津卷之四　消弭下

明山陰祁承㸁輯

曹瑋

曹瑋在泰州時、環慶屬羌田、多爲邊人所市、單弱不能自存、因没彼中、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强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穫、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爲一指揮、要害處爲築堡、使自塹其地、爲方田環

之立馬社一馬死衆皆出錢市馬降者旣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首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又其次爲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不可徙他軍也開邊濠悉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以爲法

塞下粟每若數鍾致一石故墾田樹穀此防邊第一事曹寶臣更以敎射爲鼓舞誘

之使耕、又因耕以收市馬之利、至於塹其地爲方、立馬社以便衆、開濠設險、眞是萬里長城、獨屬羌立首領爲本軍主、恐重其事權、尾大難制、不可爲法、

吳育

吳正肅公育、知蔡州、有告妖賊聚確山者、上遣中貴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往取之、育白使曰、欲藉兵立威耶、欲得妖人以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耳、育曰、吾雖不敏、然聚千人

於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耳、一弓手招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飲、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

亂民之變、起于激者十九、正肅公不動聲色、而全蔡州數百萬生靈、仁人之功、爲福遠矣、○妙在欵中貴、而卒能召至十人送京師、自然能令主信、此之謂旋轉造化手、

張方平

張方平出知滁州，徙益州，未至，或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日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

方平素喜談兵，已料智高在股掌中，即流言非妄，亦不懼其爲邊境擾，故一味鎮之

以靜、其中自有料理、若謂遣戍卒、張燈開城、只此見張公才畧、方平不若是之疎、

程明道

程明道先生顥簽書鎮寧軍判官、朝廷開修三股河、并修塞第五埽決口、鎮寧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于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歸、州官晨集、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畏昉、欲弗納

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其當之、卽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上聞、得不復遣、

明道先生、遇事具有定力、然約歸休三日而復役、於法紀亦不至盡弛、

程琳

程琳知益州、治大體畧細務、嚴肅簡重、蜀民畏而愛之、州有不逞者、聚少年百餘人、作灌口二郎神像、私立官號、作士卒衣裝、鐃鼓簫吹、日椎

牛爲會、民有駿馬、遂遣人取之、曰、神欲此馬、民拒之、其馬遂死、又率良民從其羣、有不願往者尋得疾病、蓋亦有妖術也、有自其事、琳皆捕而戮之、曰、李順由此而起、令鋤其根本、且使蜀中數十年無恙、

賽會迎神、叢奸藪亂、有地方之責者、首當以定力鋤之、令邪教之行、蔓而後圖、徒令玉石俱焚耳、

王德用

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敎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兵法原有示弱示强之道、此故以示强消虜之雄心、

沈晦

沈晦除知信州。高宗如揚州。將召為中書舍人。侍御史張守論晦為布衣時事。帝曰。頃在金營。見其慷慨。士人細行。豈足為終身累耶。不果召。帝如會稽。移守婺州。以論罷。紹興四年。起知鎮江府。兩浙西路安撫使。過行在面對。言藩帥之兵可用。令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

五郡各列重兵

鄂五郡。各有兵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

指揮相使此南渡第一著惜哉其說之不行

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步兵守隘。彼難自渡。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

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勢弱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此制稍定三年後移江北糧餉器械悉自隨又自乞分兵二千及召募敢戰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法期年後京口便成強藩時方以韓世忠屯兵鎮江不果用劉麟入寇世忠拒于揚州晦乞促張俊兵爲世忠援趙鼎稱晦議論激昂帝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人言雖甚壯膽志頗怯更觀臨事能副所言否然晦不爲世忠所樂尋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起爲廣西經畧、兼知靖江府、先是南州蠻酋莫公晟歸朝歲久、用爲本州鈐轄羈縻之、後逝去、旁結諸洞蠻、歲出爲患、晦選老將羅統戍邊、招誘諸酋、喻以威信、皆詣府請降、犒遣之、結誓而去、自是公晟孤立、不復犯邊、晦在郡、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

元用才具、亦自過人、然終不免於人言、屢起屢蹶、豈士人細行、果爲終身累耶、抑如高宗所謂言雖壯而膽志怯者乎、然能駕

馭南蠻，不煩一矢，斷非恇怯者所能。

呂公孺

呂公孺知永興軍，徙河陽，洛戶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鍤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洶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變且生。即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渡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竦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曰，若復偃蹇者，

斬而後報、衆帖息、

遣人迎諭之最妙、黥一人更妙、

楊偉

楊偉通判單州巡檢部卒李素、合州卒二百餘人謀殺巡檢使、入鼓角門、州將不敢出、偉挺身往問曰、若屬何爲而反、曰、將有訴於州、非反也、偉曰、持兵來、非反而何、若屬皆有父母妻子、以一朝忿、而欲魚肉之乎、悉令投兵、坐籍首惡、得十餘人、斬之、

當但亂之始、人心洶洶、便能籍首惡而靖

餘黨、必平日有威信素孚在、

葉夢得

葉夢得紹興初、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

使、時建康荒殘、兵不滿三千、夢得奏移統制官

韓世清軍屯建康、崔增[illegible][illegible]石、閻臯分守要害、

會王才降劉豫、引兵入寇、夢得遣使臣張偉諭

才降之、以其衆分隸諸軍、濠壽叛將寇宏陳卞、

雖陽受朝命、而陰與豫通、夢得諭以禍福、皆聽

命、及豫入寇、卞擊敗之、齊人宵遁、八年、除江東
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又奏江
防措畫八事、又言建康太平池州緊要隘口、江
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民兵把截、
命諸將審度敵形、并力進討、明年、金人入寇、遂
至柘皋、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分據江津、遣
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渡而去、初建
康屯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榷貨務
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與諸道兵咸集、夢得

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軍得悉力以戰詔加觀文殿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海寇朱明猖獗詔夢得揀御前將士便道之鎮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遂平寇五十餘擧上章請老特遷一官

夢得御敵之局大槩只是因敵而用所至屢得叛寇之力此豈空言所能招諭此中大有深心

許應龍

許應龍知潮州盜陳三搶起贛州出沒江閩廣閒勢熾甚而盜鍾全相挺爲亂樞密陳韡帥江西任招捕三路調軍分道追剿盜逼境上應龍亟調水軍禁卒土兵弓級分扼要害明間諜守關隘斷橋開塹斬木塞涂點集民兵激勸隅總諭以保鄉井守室廬全妻子蒐捕執兵日加訓閱既而横岡桂嶼相繼以捷聞招捕司遣統領官齊敏率師由漳趨潮截贛寇餘黨應龍諭敏曰兵法攻瑕今鍾寇將窮陳寇猖獗若先破鍾

則陳不戰擒矣，緻惟命，於是諸寇皆平。方未解嚴時，有行旅數人，偶總搜其槖中金銀，指爲賊黨。應龍辨其非盜，釋之，皆羅拜，感泣。始人疑應龍儒者，不閑戎事，及見其區畫事宜，分別齊民詳練雍容，莫不歎服。僚屬請上功，應龍曰，守職扞城，保民，何功之云。距州方七十里，曰山針峒，獠所聚，混耕土田，不輸賦，禁兵與鬪。應龍平決之，其首感悅，率父老鳴金擊筒，踴躍詣郡謝。去之日，闔郡遮道攀送。端平初，召爲禮部郎，

料敵不難、感峒猺爲難。只一平决而蠻夷感悅若此、然則洞酋所在倡亂、要皆司土者不能平心一體視之耳、

査道

査道徙知果州。有酋寇何彥忠集徒二百餘、詔諭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以懼罪欲延命須臾爾。其黨豈無詿誤耶、遂微服單馬數僕、不持尺刃、直趨賊所、踞胡床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即

相率投兵羅拜請罪、悉給券歸農、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計直掛錢於樹而去、

不識仁君、肯相率投兵羅拜乎、所以豚魚之格、惟在一孚、

張奕

張奕以蔭補官、仕僞齊、爲歸德府通判、齊國既廢、齊兵之在郡者二萬人、謀爲亂、約夜半舉燎相應、奕知之、選市人丁壯授以兵、結陣扼其要

巷、開小南門以示生路、亂不得作、比明、亡匿畧
盡、擒其首惡誅之、後五日、都統完顏魯補以軍
至歸德、欲根株餘黨、奕以闔門保郡人無他、遂
止、及以河南與宋、改同知沂州防禦使事、三年、
宗弼復收河南、徵奕赴行省、既定汴京、授汴京
副留守、歷陳秦州防禦同知太原尹、晉寧軍報
夏人侵界、詔奕往征之、奕至境上、按籍各歸所
侵土、還奏曰、折氏世守麟府、以抗夏人、本朝有
其地、遂以與夏、夏人夷折氏墳壟而戮其屍、折

氏怨入骨髓而不得報也今復使守晉寧故激怒夏人使爲鼠侵而係上其罪苟欲開邊釁以雪私讐耳獨可徙折氏他郡則夏人自安朝廷從之遂移折氏

奕仕金金史以爲一人得如此才惜不爲宋用耳○開門以二三路是定變一法

劉敏行

劉敏行累遷肥鄉令歲大饑盜賊掠人爲食諸縣老幼入保郡城不敢耕種農事廢畝畝荒蕪

斂行白州借軍士三千、護縣民出耕、多張旗幟爲疑兵、斂行率軍逃邏、日暮則閱民入城、由是盜不敢犯、而耕稼滋殖、轉高平令、縣城圮壞、久不修、大盜橫恣、掠縣鎮不能禦、斂行出已俸、率僚吏出錢、顧役繕治、百姓欣然從之、凡用二千人、版築遂完、鄉村百姓入保、賊至不能犯、

借軍以衞耕農、今沿邊當行之、榆關以外、

尤當行之、

虞槩

虞槃爲湘鄉判官、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人曰、某方火、卽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槃皆赴救、至達晝夜、寢食盡廢、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享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大家皆盡室避、槃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爲、召巫鞫之、無敢施鞭箠者、槃謂卒曰、此將爲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爲變者、槃乃斷巫并其黨如法、吏民始服、

杜紘之消變、以緩着、虞槃之消變、以急着、

事各當其機耳、

廉希憲

廉希憲爲京兆四川宣撫使、時渾都海反、西川將紐鄰與魯官將舉兵應之、蒙古官八春獲之、繫其黨五十餘人於乾州獄、送二人至京兆、請并殺之、希憲謂僚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今衆志未一、猶懷反側、彼軍見其將校執囚、或别生心、爲害不細、可因其懼死、並皆寛釋、就發此軍餘丁、往隷八春、上策也、初八春

既執諸校、其軍疑懼、駭亂四出、及知諸校獲全、紐鄰與晉官得釋、大喜過望、人人感悅、入春果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

今反側者爲精騎、是造化生心手、

孔鏞

孔侍郎鏞、生平以忠信自厲、知田州日、嵩獠倉卒犯城、鏞蒞任才三日、郡兵先以調發、衆議閉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秖應諭以朝廷恩威、庶幾自解、人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

談耳、鏞曰、然則束手俟盡乎、衆曰、即爾誰當往、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沮、鏞即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以少土兵、鏞笑却之、衆乃乘城、向賊啓門、賊以為出戰、門啓、一馬乘官人出、二人控絡而已、門復隨閉、賊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崗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叵測、姑導以行、遠入林箐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達賊、他一亦逸矣、賊控馬入深林、夾路罥裸人于樹者彌望、見鏞、叫呼求救、鏞問何人、乃庠序士也、

鏞不顧徑入崗賊露刃出迎旁刃夾擁如林至巢穴鏞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吾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於中公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集渠會問公爲誰鏞曰我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賊皆羅拜鏞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於凍餓聚此苟圖救死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如子孫不忍使殺害汝若能從我當宥汝前罪以穀帛賚汝爾後勿復刦掠若不從我可殺我後有

官軍來問罪汝自當之衆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卹終公任不復擾犯鏞曰然我一言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鏞曰我餓矣可具食來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鏞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鏞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廳廬舍設床褥鏞除寢賊侍衛明日賊復進食鏞曰我尚倦行更住此又宿至明日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穀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鏞顧曰此秀才皆好人汝既放順可擇之與

我同返、賊解其縛、還其巾裙、羣生犇走、鏞送至出崗、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鏞笑語賊爾等勿入城、我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却、城開鏞入、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公而去、迄終任不復出、

固是忠信行於蠻貊、而深入叵測、推心置腹、還是其一副膽力勝人、至種種作用、更有機權、非識力素定者不能、

吳惠

吳惠爲桂林府知府。桂林俗好競渡，輒爭勝殺人，獄連年不解。惠至，嚴禁其俗，不得復爲競渡，訟獄衰止。適義寧洞蠻結湘苗爲亂，監司方議征進，請於朝。惠亟白曰：義寧吾屬地，請自招撫，不從而征之未晚。乃從十餘人，肩輿入洞。洞絕險，山石攢起如劍戟，華人不能置足，從人則騰跣上下若飛。聞桂林太守至，啓于魁，得入。惠告曰：吾若屬父母，欲來相活無他。衆唯唯。因反覆陳順逆，其魁揚感泣，留惠數日，歷觀屯堡形勢，

數千人衛出境、殲羊豕境上、惠曰、善爲之、無遺後悔、數千人皆投刀拜、誓不反、歸報監司、遂罷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言推義寧洞主爲帥、監司咸罪惠、惠曰、郡主撫、監司主征、蠻夷反覆、吾任其咎、復遣人至義寧、義寧徑從山頂覘得惠使、具明武岡之寃、監司大慚、武岡盜因不振、義寧人德惠如父母、迄惠之在桂林、無敢有騷竊境上者、在郡十年、囹圄空虛、庭草長丈、獄吏無事、遣校諸州倉糧、吏部考天下太守第一、

有孚惠心惠之謂矣、

姜綰

姜綰以御史謫判桂陽州、歷轉慶遠知府、府邊夷、前守率以夷治、綰至、一新庶政、民僚改觀、時四境之外皆賊窟、綰計先翦其渠魁、乃選徤兒、教之攻戰、無何、皆成銳兵、盜賊稍息、初商販者舟由栁江、抵慶遠、栁慶二衛官兵在哨者、陽護之、陰實以爲利、綰一日自省遡江歸、哨者假以情見迫、遠謹言賊伏㠸、試綰陸行便、綰曰、吾守

也。遊。賊。此。江。復。何。時。行。耶。麾民兵左右翼擁蓋樹幟聯商舟徜徉進焉賊竟不敢出自是再行者無所用哨

遇事自當有定見

朱謙

朱謙初知歙縣以幹濟稱艱去服除改知豐城治如歙以强項失上官意久次始遷知武定州復以事忤巨璫走訴逆瑾瑾怒將中以奇禍聞者胥爲謙恐而謙視事自若曰禍之有無數也

璡其知我何、會璡敗免、遷南武選郎時、贛州大帽山賊、延袤閩廣、數千里中多谿谷、賊憑要害、時出爲民害、朝議僉曰、非朱謙莫可治贛者、遂出知贛州府、蒞任無十日、即舉兵壓賊境、下令曰、能捕賊者、即以所得賊貲賚之、官無所與、人懷利競赴敵、殲其魁、俘惡黨數千百人、謙度其窘、遣使招徠之、俱倒戈降、因散置于安遠龍南諸處、給以牛糧、俾耕以自食、賊感激、遂爲良民、以能調知吉安府、郡中民有倚宸濠爲暴者、前

後二千石、皆憚濠、置不問、諫憤然曰、守何爲蔡而能坐視鼠輩横若此、且王府何爲、悉械繫之、按如法、時濠叛謀寖成、諫計卒難告變、惟脩飭募兵、浚湟修垣、人莫測其故、會丁內艱歸、歸二年而濠果叛、後都御史王文成公、稔知諫守吉時有夙備、至是謀討濠、曰、非之吉不可、乃走吉與伍文定定計討濠、

有妙用、亦有執持、

胡世寧

胡世寧出知廣西太平府，郡陋甚，屬吏桀黠難制，至則推心撫之，絕其饋獻，踰月夷酋欣服，惟所操縱，惟太平知州李璿阻兵負固，跳踉不已，乃密檄龍英州趙元瑾捕之，元瑾與疾力攻，渠魁面縛，散其積以紓之困，籍記治夷十事，為代者告，黃文昌兄弟稔亂，大將徂征，世寧協贊方畧，不費一矢，掩捕成獄，羅陽爭立日久，世寧以一言定之，茗盈茗詳，以疆土搆釁，為畫其疆界，渠酋帖息，郡治三面逼江，惟北無險可固，因建

壺關堅厚閎峻，費不及民，至今賴之。在郡僅半載，以艱去，當代稱治邊郡之良者，必歸焉。

蠻夷慕化，何地不然，絕其饋獻，人自悅服。

聶豹

聶豹出為寧波知府，改蘇州，政體尚加嚴，曰：吳人習縱肆久，不先約之以法，殆未易行也。其後法舉而人果率教。尋以艱歸，復用薦召知平陽。豹曰：國方有急，吾不可以不赴。既至，嘆曰：是其民饒于財，虜所必攻也。為書諭富民，及釋其罪

之疑者、得金二萬餘、修郭家溝、冷泉靈石諸關隘、募兵六千人、親教練而使守之、壬寅、虜果犯郭家溝、守者殺其前驅二人、虜知有備、遁去、御史以功聞、 世宗喜、顧問侍臣曰、豹何狀乃能爾、明年、擢陝西按察司副使、

守臣職在備邊、備之一字、可以繹思、

張欽

張欽知清遠縣、有能名、時盜起程鄉、僭擬名號衆且數萬、江西福建屬邑、皆被燬掠、大兵徂征、

俘獲日至，而盜不衰止，都御史林庭選議，非得良令牧之，相宜誅撫，兵勤未已，乃奏易欽程鄉。欽至，即請罷兵，從吏士數輩，抵賊壘，賊因聞欽名，不敢迫，欽開諭禍福，設兩端，如是則生全，自保有父母妻子，不則繼一[illegible]衆必[illegible]，有泣者，居數日，賊魁鍾萬璉傳時王[illegible][illegible]盛陳兵衛，出所掠珍玩，侑千金爲壽，欽取珍玩碎之，而麾其金曰，若等方爲農生業，顧懷寶以買罪耶，金可以買牛，貿田器，爲衣食，若等宜自懷之，賊相顧驚喜，

如獲賜、欽笑指諸兵衛、月其魁曰、陳此何爲、魁與其黨伏拜曰、願如公教、棄刀狼籍、呼聲喧豁谷、爲留一月餘、夷堡墮障、籍其丁壯老幼婦女四千餘人、散遣之、條畫使耕田築室、各有寧宇、邑日其民曰新民、

此君以潔守爲柔遠、服人處、故不在多、

趙勳

趙勳授瑞金令、有循聲、先是安遠有黃鄉賊洞、路通閩廣、萬山巖險、征勦莫及、酋長葉氏世統

其衆督府奏爲千夫長使統羈束葉云其妻曾氏代夫主洞二子幼姪葉經糾衆剽掠提督都御史奏請征之官軍敗於賊殺一千戶一縣丞勢張甚於是兵備副使薛甲謂督府曰事迫矣非趙瑞金莫辦此賊慕予召問方畧勳曰賊方銳戰必敗也今聞賊亦自固且厭其首亂可徃諭使自縛虞公壯而遣之遂挾四小隸單騎入洞初往賊猶未信列兵露刃夾道擁視勳推誠慰撫曾氏相率跪服手縛葉經及梗化肆掠者

數十人以獻餘黨悉降勳又諭曾氏曰官軍征汝奏聞於朝今雖縛姪而二子不請軍門何以示效順曾氏即出二子付勳曰二豎子之命在公矣勳曰二子即吾子也當是時諸邑聞瑞金縛賊且得曾氏二子歡呼道路勳以二子入軍門觀者萬人無不稱快督府不待報即以便宜赦曾氏二子送郡學觀禮勳再入洞築城寨設巡司而黃鄉賊無不歡呼樂業不餉一軍不糜一矢百年逋誅一旦歸命以治行徵拜南京監

察御史。

黃鄉洞會母子，本非欲叛，故一言自定，觀其言曰，二子之命在公，可爲惻然，送學觀禮，甚爲得體，至於再入蠻峒，築城設官，使人情歡呼樂業，非才誠俱備者不能，

徐甫宰

徐甫宰少負奇節，慷慨有議論，每以經世自期，謁選得武平令，武平當閩粵之界，山寇蟠結，時出擾城邑，吏無寧廨，他吏得此，輒環顧妻子泣，

不敢往，寗拜命，欣然携一僕兼程就道，至則問疾苦，寛徭役，溪流時時溢嚙城，爲築隄捍之，城中乏水，乃鑿溪引泉入之，以資汲飲，邑城久圮，亟爲舉工，而旁賊諸寨，舊無城壘，時苦剽掠，特爲築城立堡以防盜，凡三大役，費以千計，而民不知，歲饑，爲發倉平糶，民頼無殍，暇則進諸生爲陳說義理，令歸語其家，轉相告誡，如是者歲餘，遠近化之，即藪澤諸寇，亦皆革心向化，有不平事，往直於庭，帖服而去，鄉有渠惡，將鼓衆從

賊，宰偵知，擒戮於市，其兄弟子姪，朝夕服役無怨言。李古春、梁寧輩負險以叛，督府將發兵討之，宰曰：「無遽征，彼固吾赤子，特求生不得耳。」乃單騎詣其巢，曉以禍福，賊羅拜泣下，即解甲降。嘗按寧之福寧，島夷突至，州守病不能起，城幾陷，宰以便宜且守且戰，城賴以全。又以計擒他巨盜徐東洲、梁道輝等，數賊一空。調宰程鄉，去之日，武平老稚遮道哭。於是諸寇聞之，亦率黨以至，所過輒相戒勿犯。獨石窟首賊未至，宰以

義讓之，不悛，則密令其黨擒致之，其治程鄉，一如武平，無何閩中劇賊蜂起，徵兵至十萬，久不能克，宰不用隻矢，獨開城釋疑，懸賞以激衆心，遂俘徐加悌，縛林朝曦，温鑑，斬首以徇，餘黨潰降，室家相保，宰之力也，

生平自負經世，而小割一邑，其効便已彰彰若此，名下固無虛士，

牧津卷之四 終

[illegible][illegible]卷之五目

匡定上

溫　造　　朱齡石

張齊賢　　向敏中

范純仁　　張　雍

張　煦　　陳　規

趙希琯　　趙　方

牧津卷之五　匡定上

明山陰祁承㸁輯

李章

李章初爲州郡吏，光武爲大司馬，數從征伐，及即位，拜陽平令。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爲所在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燕飲，有頃，手劍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

矣、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中淨侍御史、出爲瑯琊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興、而據營陵城、章聞、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章按劍怒曰、逆虜無狀、囚刦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

定亂固貴于握機、然慷慨之氣、足以吞賊、

張奐

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南匈奴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奐壁惟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匈奴破之，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

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阬、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擊之、明年梁冀被誅、奐以故吏免官禁錮、皇甫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年、復拜武威太守、平均

從賦率厲、散敗、常爲諸郡最、

張然明可爲曠代興才、乃其作用、一以廉潔爲本、卽其守武威之政、不過平賦率厲、若平平無奇、然以安內攘外、治平一世而有餘、司牧之所尚、斷可知已、

陳球

陳球舉孝廉、除繁陽令、辟公府舉高第、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陸梁、太尉楊秉表球爲零陵太守、球設方畧、朞月解散、適州兵朱蓋亂、轉攻零

陵郡、郡若卑濕、編木爲城、不可守備、掾史白徙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乃悉老弱死守、弦木爲弓、羽竹爲矢、引機發之、射千餘步、賊激水灌城、球因地勢決水、反渰賊衆、相拒不下、會中郎將度尚至、球募士共擊破之、上命賜錢三十萬、拜子一人爲郎、遷魏郡太守、

不但輸攻墨守、饒應變之才、惟顧國家而不顧妻孥、急公一念、尤不可及、

度尚

度尚除上虞長，爲政嚴峻，明於發擿姦非，吏人謂之神明，遷文安令，遇時疾疫，穀貴人饑，尚開倉廩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奇之，延熹二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剋，又遣謁者馬睦督荆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

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朱穆舉、尚自右校令
擢爲荆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
積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
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
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
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
莫有鬭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
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
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

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幷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

利之所在人爲責諸妙在潛焚其營而去

其驕心誇其珍積而鼓其鬭志如此作用

自能平賊

楊璇

楊璇爲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彀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駭散追逐

陽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守令能曉將畧，制勝何必在多。今禦寇

制虜，此法可用。

朱儁

朱儁少孤，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重之，山陽度尚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徐珪舉儁孝廉，再遷蘭陵令，政有異能，爲東海相所表，會交阯部羣賊竝起，牧守輭溺不能禁，又交阯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

攻破郡邑、即拜儁交阯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以萬計、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徵為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儁有才畧、拜為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衆數萬、

殺郡守褚貢屯宛下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爲帥衆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儁與荆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尅敵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儁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

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鏐秦頡皆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儁登土山望之顧爲張超曰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萬

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撤
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
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
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餘
衆解散、遣使者持節拜儁右車騎將軍、振旅還
京師、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等賊、大
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
趫捷、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衆至百萬、號
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已而漸寇河內、

遁令京師、於是出僞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之、復拜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

料敵設謀、具有成畫、漢季羣盜四起、而僞乃左投右勝、右投左勝、眞濟世才、至謂綏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此語猶深守招安養亂、姑息釀毒之害、

駱俊

俊以察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留、時袁術僭

盜起、俊保疆境、賊不敢犯、百姓安業、歲八[illegible]京坻櫛比、天下時方糜沸、百姓如在水火中、陳留獨不受兵燹饑荒之苦、鄰郡餓者、多襁負而至、俊傾資賑贍、多所全活、民育子者、厚遺米肉、所生子、多以略爲名、後術衆饑、遣使求糧、俊曰、爾爲盜則可、吾以糧資盜則不可、拒絕不與、術大怒、密起兵襲下陳留、遂被殺、百姓聞之、皆奔走號泣、子統、仕吳爲偏將軍、

當羣雄鼎沸之日、而尚能撫循惠愛之政

其才不可及、但拒術之求糧則正、而不能防術之襲攻則疎、

呂岱

呂岱爲孫權餘姚長、討平會稽東冶五縣賊、有功、拜昭信中郎將、建安二十年、從取長沙三郡、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爲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爲高涼西部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湞賊王金爲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

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漚口、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潘濬卒、岱代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頃之、廖式作亂、零陵蒼梧諸郡騷擾、岱自表輒行、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攻討一年、平定之、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矣、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

遷上大將軍、孫亮卽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饑乏、權聞之歎息、以讓郡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聞、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大志、岱賜巾褠、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曰、是吾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

岱之益友、今不幸岱死於行陣間、
屡平寇亂、所至建功、自表輒行、悵惋辭岱、
如此志略、可以吞吐一時豪傑、而俯然滯
身奔、公妻子餓乏、所謂國爾亡家、古今何
可多得、至于容直友于生前、哭益友于身
後、此風更非末世所能、若呂定公者、雖曰
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古之君臣、每切一
體、孫仲謀一偏之霸主、而念及于岱之困
乏、謂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情誼藹然、

黃晟

黃晟授明州刺史時、盜賊蠭起、晟每乘賊衆蟻聚之時、多設方畧、分兵四出、討平鄰寇、保護鄉井、境內以安、晟尤能禮士、江東儒彥、多往依之、晟爲之築居、號曰措大營、

儒彥依之築居、正見禮士之意、而名曰措大營、營之爲名、似與健兒相等、

羊續

羊續爲廬江太守、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

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勢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爲平民賦與佃器使就農桑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閒行侍童子一人歷觀郡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懾乃發兵與

荆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十餘級屬縣餘賊並請續降續爲上言宥其枝附賊旣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

散餘黨以歸農是平亂正法

吉道恭

吉道恭初爲司州刺史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糧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塡塹道恭輒於塹內列艨艟鬬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

道以決塹水道恭復載土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造大梯衝車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大矟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諸帥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滅寇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

努力守圍城，臨終尚不忘國，才與誠合，

李洪之

李洪之為河內太守，河內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險人悍，數為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勸勸務本，盜賊止息，誅鋤姦黨，過為酷虐，後為懷州刺史，西羌胡領部落反叛，獻文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輿駕至并州，詔洪之為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險距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

難原以對之時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獻文嘉之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任設禁姦之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死殺害者至有百數赤葩渴郎羌深居山谷雖相羈縻主人罕到洪之芟山為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興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

數十騎至其里閭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遺之衆羌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禦戎夷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

設禁姦之制而大饗一境之豪傑長老以宣布之此作用高手

丁紹

丁紹歷官廣平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於時河北騷擾靡有完邑而廣平一郡四境乂安及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之模嘉

以獲全還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附如歸轉荆州復轉爲冀州刺史到鎭率州兵討破汲桑有功加寧北將軍假節監冀州諸軍事時境內羯賊爲患紹捕而誅之號爲嚴肅河北人畏而愛之紹自以才足爲物雄當官莅政每事克舉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永嘉三年暴疾臨終歎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懷帝策贈車騎將軍

四海乂安畢竟以嚴肅得之

杜慧度

杜慧度初爲州主簿、歷九眞太守、先是其父杜瑗卒于官、府州綱佐、以交土接寇、不宜曠職、共推慧度行州府事、辭不就、七年、除使持節督交州諸軍事、廣武將軍、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距循于石碕、交戰、擒循長史孫建之、循雖敗、餘黨有三千人、皆習練兵事、李子遜李弈李脫等奔竄石碕、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弈等

與杜氏有怨、遣使招之、爽等引諸俚帥衆五六千人、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命三軍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弟交州太守慧期、九真太守章民、並督率水步軍、慧度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雉尾炬、步軍夾兩岸射之、循衆艦皆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斬循等、傳首京邑、高祖踐祚、進號輔國將軍、其年率文武萬人、南討林邑、所殺過半、前後被抄掠者、悉得還、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具等、釋

之遣長史江悠奉表獻捷慧度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修學校歲荒民饑則以私祿賑給爲政纖密有如治家由是咸惠沾給姦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

慧度有匡危撥亂之畧而爲政纖密有如治家可巨可細乃爲全才

溫造

溫造爲京兆尹時戎羯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

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師、人作叛、逐其使、因[illegible]
集拒命、歲餘、憲宗深以爲患、遣請以單騎往、至
其界、梁人見造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但宣
詔救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師負過、出入者皆不
捨器仗、溫亦不誡之、他日毬場中設樂、三軍並
赴、令於長廊下就食、坐筵前臨堦、南北兩行、設
長索二條、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掛其刀劍而
食、酒至、鼓譟一聲、兩頭齊力稱[illegible][illegible]索、則刀劍
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illegible]其勇、然後闔

戶斬之、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

鷙鳥之將擊也、先戢其翼、示之以弱、與之相狃、一鼓聯斬、治亂兵、固不爲殘也、

朱齡石

朱齡石遷武康令、喪亂之後、姚係祖招聚亡命、專爲劫盜、所居險阻、郡縣不能討、齡石至縣、僞與係祖親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其强盛、謂齡石必不敢圖已、乃出應召、齡石潛結腹心、知其居住途徑、乃要係祖宴會、叱左右斬之、率吏人馳

至其家掩其不備莫有得舉手者悉斬係祖兄弟自是一郡得清

定亂不厭用術

張齊賢

張齊賢知代州契丹自湖口薄代州城齊賢遣使期潘美以幷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幷州至柏井得密詔東師敗績於君子館幷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美使密室

中、夜發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
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
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
於土鐙砦、掩擊大破之、斬獲無算、

因其所疑而疑之、自足駭虜、然齊賢膽畧

故自超、

向敏中

向敏中知永興軍、會邦人大儺、有告禁卒欲倚
儺爲亂者、公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廡下幕中、

明日盡召賓僚、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健人先令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斂中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斬焉、屏其屍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賓從股栗、

一揮定亂、張樂飲宴如故、郡守非獨大耐官職、亦且大耐生死、○有如此膽識、何變不定、

范忠宣純仁

范忠宣純仁謫守信陽時、漢上有巨賊曰羅塹、

擁衆雄視一隅、忽直壓郡界、斬三十五里、一郡惶怖失措、朝夕危陷、忠宣集郡寮、謀守禦計、皆懦怯無敢當者、有酒吏秦生請行、忠宣命攝巡尉、欲假之衆、秦曰、無益也、獨以數十騎直對賊壘、値賊置宴、軍勢甚張、賊副小關索者、領十餘騎、飲馬河側、隔河問秦曰、爾爲誰、胡爲至此、秦曰、吾信陽巡檢、來取爾首、爾賊笑曰、爾無輕命吾今爾、告若曹速降、吾無爾害、秦罵曰、狂賊敢大言、吾唯爾首之得、秦因袒膊詬賊曰、爾能射

我乎、賊挽弓射之、不中、泰復射中賊關索心而死、數十人駭散、泰卽鼓衆絶河、掩其不備、賊衆皆烏合、且醉不能禦、盡竄走林谷、莫敢出、多獲牛馬器械、凱旋而歸、一境遂安、忠宣率衆郊迎、厚加賞宴、奏功於朝、遷數官、及忠宣拜相、亟訪泰欲大用、而泰已死、深痛惜之、

泰吏固有膽畧人、非忠宣識力素定、臨卒時亦不能委信至此、

張雍

張雍知梓州賊李順黨帥衆十萬圍梓潼雍與監軍盧斌登堞望之賊所出兵皆老弱疲憊無鎧甲斌請開門擊之雍曰不可賊或詐見老弱設伏伺我城中吏民心未定脫為伏兵所突則墮其奸計非良策也言未畢果有卒依敵樓呼噪與外應和雍亟斬以徇賊大設梯衝火車晝夜鼓譟攻城益急雍命發礮石碎之火箭雜下賊稍退復治攻具城西北隅雍紿曰軍士趣治裝吾[illegible]開東門擊賊佯遣步卒五百臨東門賊

升牛頭山瞰城內信然伏精兵萬餘山之東以待雍即召敢死士百輩縋而下盡焚其攻具賊以爲神衆遂退

胄中料敵既悉且以整服應之故能辨賊

張煦

張煦權知環州咸平中王均亂蜀以煦爲緜漢劍門路都巡檢使又與雷有終進攻成都煦主東砦焚其郛及樓堞均突圍而遁賊平徙益州都監有戰艦卒將謀擾動煦即日斬之夏人寇

邊，改涇原儀渭都鈐轄，累躡寇人，賊中掩殺甚衆，有詔嘉奬，會遣王超張凝秦翰授霧武命，煦爲西路行營都監，至鎮戎，聞霧武已陷，復還本任，與張凝入西夏境，出白豹鎮，至柔遠川，夏人七百餘邀戰，煦與慶州監軍張綸擊殺甚衆，淸遠故城，有酋長請以甲騎三萬來降，煦與凝曰，此詐也，亟嚴兵以待之，果然，凝按部歸環州道，爲敵所邀，煦聞之，領所部銳兵，自慶州赴之，一夕與凝會，射殺其大將，與凝同還，再知環州，酒

年宜州戍卒陳進反命副曹利用爲廣東西路安撫使賊衆擁判官宜州盧均僭號南平王國象州賊以兵會利用斬之初與利用同署紙人持百枚備給立功將士及破賊利用在前軍無所給賊在後而所給過半真宗謂其太過賊平改如京使知懷州

將卒用命之時鼓舞亦自不可少但賊在後而所給過于在前所以致真宗之疑

陳規

陳規守德安時李横圍城、造天橋塡濠、鼓譟臨城、規帥軍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横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與、濠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搶、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盡、横拔砦去、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會劉錡引兵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得金人已入京城、即告錡城中有粟數萬斛、勉

協力爲死守計、相與登城區畫、分命諸將守西門、小酋至輒挫之、金人告急于兀朮、規大饗將士、酒半問曰、兀朮擁精兵且至、策將安在、諸將或謂今已累捷、宜乘全師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爲緩急用、況屢挫其鋒、軍聲稍振、規已分一死、進亦死、退亦死、不如進爲死忠也、錡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況汝曹乎、時方劇暑、規謂錡無多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逸制勞、蔑不勝矣、每清晨、輒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

日中、至未申氣力疲、則城中爭奮、斬獲無算、兀朮宵遁、規守德安時、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古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險隘、立保砦、寇至、則併力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三年無逋輸、給爲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自紹興以來、文臣鎭撫有威聲者、惟規而已、

不肯以一婦解七十日之圍城、眞是鐵漢、

至于更隊易器，以逸制勞之法更妙，但兵家多用朝氣，而此獨用暮氣取勝，更奇

趙希琯

趙希琯初調汀州司戶，峒寇李元礪方起，汀人震懼，郡會寮佐議守城，希琯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所見乎，希琯曰，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悉精銳以扼其衝，（扼敵必不可進據此策保妙）賊不足慮矣，守以付希琯，人爲危之，希琯至關審形明間，申令謹候，分畫粗定，賊已遣諜窺關，

希琯得諜詰之、縱其舉火相似而羸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突至、希琯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風而遁、希琯引還、老稚羅拜相屬、希琯由他道以避之、事聞、詔升本州推官、

一司戶便能禦寇保城、人顧膽畧何如耳、

趙方

趙方嘗從張栻學、舉進士、調蒲圻尉、知青陽縣嘗告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

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辭知隨[illegible]

南北初講和旱蝗相仍方親走四郊以禱一夕大雨蝗死歲大熟適和議成諸郡澇兢備方獨招兵擇將待之尋權江陵府增修三海八堰以壯形勢金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扈再興以百騎邀之殺千餘人金人遁去權京湖置制使兼知襄陽府諜知金人決意犯境乃下防[illegible]之令抗疏主戰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決其後分調諸將援棗陽援隨州無日不戰金人三面來攻

宗政等各出門大合戰、敗之、金兵力不能捍、諸將表裏合謀、世興再興等掎角追擊、金人遂潰、已又破之于隨州之鴨兒山、金人復大舉、方遣將趨唐鄧以擣其虛、宗政在城中、日夜修戰具、潛遣人焚金人攻具、金人頓兵城下、不敢近、相持八十餘日、方知其氣竭、乃召諸將合兵、宗政出城夾擊、殺其衆三萬、金人遂大潰、遁去、奏乞均官民軍兵廩給、自備馬者倍之、又奏使民兵夏秋更番守禦、皆從之、已而料金兵再至、嘗先

策以制之，乃亟命許國、宗政等趨唐、鄧，進破湖陽、高頭等城，已又敗之于唐城、于蘄州，金人大敗。假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貽書宰相，論疆埸大計，卒，謚忠肅。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爲守，持軍嚴，料敵審，拔引人才，致其死力。時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故其沒也，人皆惜之。

以身許國，不媿儒名。

牧津卷之五　終